

董岭英雄花

□蒋中意

夜半三更哟盼天明，
寒冬腊月哟盼春风。
若要盼得哟红军来，
岭上开遍哟映山红。

在董岭古道边的不少山岗上，映山红总会在不同时节，像光一样刺破暗绿的坡。

不少原住民总会将《映山红》这首歌的发源地错摁在这片岭上，每逢花开时节就会东一句西一句地哼唱起来，像东一团西一团、一闪又一闪的萤火虫，仿佛红军真的就从漫山遍野的映山红丛中走来。

（一）

映山红，原住民叫长毛花，说此花可吃，但性烈，吃多会流鼻血，时间久了，令一些原住民联想到黑暗的投火者、向死而生的革命者。因此，他们又称之为“英雄花”“红军花”。

走势高险、石道迢迢的董岭，不少原住民还会叮嘱你一定要小心，因为在不经意间，你踩到的泥，坐过的一块山石，或随手摘的一片叶、一朵花，都依然驻留着英雄们的缕缕忠魂。

传统里，他们很少走夜路，不跨董岭东北尽头横在道上的一条天然石门槛，说跨了石门槛，你就相当于阴阳两隔了，说得不少人惊得失神。

他们又视石为灵。

石娘娘、石娘娘，白花男、红花女，我家有个夜哭郎，一觉熟到大天亮，保命长。

旧时，每有小儿呱呱坠地或夜哭不止，长辈们就沿着古道翻过几重山，来到玉女石臀，念念有词，一跪三拜。

一条自北向南的小溪时而欢叫，时而喊测，朝阳在远处的山岗上开着花，一撮又一撮地，带着希望。其中一个爬上事先准备好的木梯，将写着小儿生辰的一张红纸，贴至右石臀正上方一片印痕处，像在入关通行证上盖了一枚大红章。

古道两旁，山岙或山顶，从西北向东北，一不小心会误入索尔兹伯里平原一样的巨石阵。

刑天舞干戚，猛志固常在。

哪天，我欲邀渊明到古道一游。他肯定会正了正衣冠，对高三米的刑天石注视良久。

《山海经·海外西经》记载：刑天与帝争神，帝断其首，葬之常羊之山。乃以乳为目，以脐为口，操干戚以舞。

刑天石又名老佛头岩，在清光绪十八年的《永康县山水图》挂了号，顶覆薜荔，双目眯着，最下方的脐则如巨口大张，一如西周战士灭商纣王帝辛之子时手举的青铜人面盾。

与刑天石相连的千兵山（又称千仙山），怪石沿着陡坡直立，若隐若现，亦如长隐丛林的将士。

绕上千仙山的山岗，还有火山口形成的饭甑岩，往前方眺望，依稀可见



古道的一草一木一石都似驻留英雄精魂

上蒋自然村前山顶的火星岩。

原住民说，旧时每年族人都要挑着一担担塘泥，在火星岩上涂鸦，直至将整座高大的山岩包裹起来。这样，就会防止包括战火在内的火灾。

不少看上去很普通的石头，原住民则坚信它们是古代哪位英雄的猎犬所化，那位长眠垄间的英雄总有一天会醒来，而将这些坚硬的石头唤醒！

不少看上去很普通的石堆，原住民会说这是哪个哪个朝代的农民起义军留下的神器，只要春风又度玉门关，还会悬空而起下山崖，不教胡马度阴山。

确实，翻开历史，这里不乏追光者。

青头尖，陡峭山崖，垒石如郭。原住民以为这是元朝末年农民起义军的山寨遗址。

元至治二年，枢密副使完颜纳丹等人奉元英宗之命，编修法律文书汇编《通制条格》。其中，收录了至元二十三年七月中书省来自江浙的一份密报：婺州永康县贼人陈巽四等聚集作耗事。

八月廿七日，忙古歹（蒙语，宫廷小官）向忽必烈呈上来自浙江的文书，说：江南山林里，人烟稀少，寺观颇多。这贼（指陈巽四）常在普济寺里聚头，造衣甲军器，并不断起事。当地士绅、和尚们从不说有这样的事情。

忽必烈准奏后，说：你把我的话用文书的形式传给浙江。士绅、和尚若不报，跟陈巽四等一样断罪，若报，重赏。

陈巽四自称“天降大王”，何许人已无从考，但从他的名字和自称来看，估计是一位宗教人士。

至元年间，他组织民众从永康县北一路往南，以古道两旁的丛林为掩护，在一些山头上建起大小不一的石营盘，与缙云章炎等起义军联盟，几乎动摇了元浙江婺、处两地各级政府的统治。正如中书省密报的，这里人烟稀少，却“魔患众多”，元朝政府特意在层层群山包裹的董岭东北处建立孝义巡检司。

每天，三四十个弓箭手在巡检的安排之下四处搜罗陈巽四等人的

情报。

白天，元官兵不敢轻举妄动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走访，他们终于摸清陈巽四起义军的行动规律，就趁着夜黑，偷偷摸入主营盘，将陈巽四当场斩首。但他的部将们没有作鸟兽散，依然跟元官兵作殊死搏斗。此后，浙东一带抗击元朝统治的农民起义没有消停。

元朝就在与农民起义军的拉锯战中消耗了国力，大明皇朝已从暗处渐渐走到历史前台。

（二）

在一块空旷的野地上，村民们席地而坐，两根细长的竹竿子支起一条标语：实现耕者有其田。

这是定格在古道边的一个黑白镜头，为首者施世康已51岁。

他身材像丝瓜，顶着甜瓜一样的大脑袋。看人时，他一双瞳仁剪秋水，仿佛要溢满大半个脸。

平常，他教孩子们唱儿歌：打倒土豪，打倒土豪，和劣绅，和劣绅，我们要做主人，我们要做主人，分田地，分田地。

这丝瓜脑壳白相的，又在教《雅克兄弟》了。一个曾混迹上海滩的年老乡绅说。

直到有一天，省保安处特务第一营营长拿了一道“追杀令”，村民们的心才像被一只山兽猛地撞了一下。原来，施世康是一名赤匪，还有一个名字叫施乐天，是在金华读书时取的，早年参加过戊戌变法。

光绪帝被囚西苑时，施世康逃回老家，常常手握一份《时事报》，像一个幽灵在旷野丛林间游荡。故无知已知彼之能，而守旧之儒，乃鼓其舌。中国受侮数十年，坐此焉耳。山野空旷，妙音缭绕。

施世康的精神不死，在古道的连绵山岗上，还活跃着吕思堂领导的永康工农军、胡章好部队。

他们以祠堂、义基坪、龙冲为据点，与敌人打起游击战。那个祠堂已不复存在，但义基坪、龙冲等地还留下十八灶、练兵场等遗迹。

义基坪方圆10多亩，平坦如席，周围有深三四十米的悬崖，一如城郭。每有风吹草动，红军就上义基坪

安营，并在悬崖边用平整的石块，搭起了十八个锅灶。

粪埽皆可衣，草木皆可食。很快，战士们就在这里度过一个安稳的夜晚。但这样的安稳夜很快就被敌人压境所打破。因告密，有人带着省防军偷偷从东阳入境，将胡章好抓获并在东阳杀害。

时间定格在1929年12月。

古道一带，1935年成为红军挺进师浙南根据地的一部分，1948年成为浙东人民解放军第六支队、路南地区根据地。

粟裕、刘英、张文碧、卜明、应飞成为当时不少原住民心中的火把、星星。红军窝、红军办起洋火厂、张子背大旗、武工队缴枪、教导队古道边又多了不少红色印记。

一首皓发，奋笔疾书。

在北京寓所，一位八旬老人停下笔，走到靠南的窗户，久久凝望。他正在写一本回忆录。此时，他刚好写到《坚持浙东路南敌后斗争》一章。

胜利后再见！

在观音庄一幢低矮的土瓦房内，这位老人仿佛又看到中共浙东临时工委书记陈碧如，扭头向他会心一笑。

萍水相逢，这一笑有时是永诀。

这位老人就是卜明，1948年春任六支队政委，是古道的一位常客。

面临着胜利，我们首要的任务是团结一切力量，夺取解放路南地区的胜利。我们要跟本位主义、宗派主义作斗争，有些同志习惯与熟人相处，没有把党和革命队伍看成大家庭。

在古道的密林深处，卜明的讲课声音低而有力，连白鹇、白颈长尾雉都收住叫声，猫豹、黑麂也停下了脚步。

当时，国民党从县城到四路一带封锁颇严，部分同志看到国民党省党部机关报《东南日报》发表的一些消息言论，情绪有所波动。

或在这个诱因下，他决定在古道上举办时长半个月的教导队（路南干校前身），组织新入职的战士、地方干部学习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思想。

一到白天，学员们就在深山老林内听课，思想再次像英雄花一样在生根绽放。